

08

给心灵以辽阔

To heart A vast empire

远人 主编

禁书榜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

告心更以重制

丁巳仲夏于北京

王文治书



08

给心灵以辽阔

To heart A vast empire

远人 主编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给心灵以辽阔 / 远人主编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7.11

(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读本)

ISBN 978-7-5360-8508-4

I. ①给… II. ①远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
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70986号

出版人：詹秀敏

责任编辑：王凯

技术编辑：薛伟民 凌春梅

封面设计：远人工作室 + 小虫

书 名 给心灵以辽阔

GEI XIN LING YI LIAO KUO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)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

印 张 16 2 插页

字 数 200,000 字

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4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人文 自然 品质

主办 深圳市光明新区文化艺术发展中心

顾问 王晓华

主编 远人

编委 陈瑛 陈昌云 余巍巍 王猛

给心灵以辽阔

远人

自古以来，无论都市繁华与否，都是一种文化的衡量。据说在北宋时期，汴京人口超过百万，可以说是8世纪全球的最大都城。北宋重文轻武的治国方略导致文学艺术的极大繁荣。彼时的苏东坡、黄庭坚、王安石、柳永等人的诗词歌赋都为后世留下极为开阔的都市画卷。在今天读来，那些诗词虽然写于都市、描绘都市，我们的体会却是，那时的都市不等于今天的都市。从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我们也能够发现，那时的汴京主体构成是河流、桥梁、船只、树木、车马……柳永在《望海潮》中所填的“云树绕堤沙，怒涛卷霜雪”以及“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”等景致无不当时存在的都市核心。这些核心给我们的感受是，在那些远去的时代里，无论都市怎样繁华，无不给人心灵辽阔之感。人在彼时都市，不仅可以“吟赏烟霞”，还可以听到和看到“鼓吹助清赏，鸿雁起汀洲”。

古人描摹的意境总让今人追慕，原因是在今天来看，那些核心已让位于钢筋水泥结构的高楼广厦，一切都变成人为。说古人的诗词充满

意境，是因为那些意境本来就是当时的生活构成。人在什么样的意境中生活，描写的的就是什么样的意境。不是说古人的生活就没有人为，而是那些人为始终和最自然的事物紧密勾连。没有谁的心灵可以离开自然万物。丢勒曾说艺术藏身于自然之中。我们从中或能感受，在自然中生活的人和时代，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自然。那时的自然不用寻找，自然时时处在人的生活当中，似乎“天人合一”既是古人的追求，也是古人事实上的生活方式。要言之，在自然中生活的古人直接导致他们在艺术中生活。生活与艺术，同时塑造了古人心灵的旷远。

在今天，追求旷远成为现代人的精神目标之一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工业文明形成了对地球的统治，人总是很难再感受视野的辽阔。受局限的视野导致受局限的内心。所以，如何给心灵以辽阔便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重大课题。对任何人来说，心灵都需要辽阔，也能够辽阔，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能在这一意愿中真正地打开我们自身。同样是古人，给我们留下“人法地、地法天、天法道、道法自然”。通过该言，老子揭示了宇宙和生活的特性，也阐述了生命的规律，亲近自然与走近自然便是任何时代都不可或缺的心灵走向。说工业统治了地球，其实是说工业统治了人的生活，但广阔的自然还在，森林还在，湖泊还在，高山还在，百花野草还在，无论已多么稀少，人类创建的村庄还在、炊烟还在、大地的呼吸还在……所有这些，都足以让我们进入后感受到辽阔还在。今天的都市难免给人遮蔽，因而破除遮蔽，也就取决于我们如何走向心灵辽阔的旅途。

编辑本书，目的便是希望每一位读者都能踏上这一旅途。

2017年9月20日凌晨

小说

- 003 / 刘炳琪 我是风钻手
034 / 陈东亮 火，终成灰烬

非虚构

- 051 / 于坚 巴黎记
065 / 聂梦今 我在兰斯乡下

翻译

- 089 / 马永波 译 依然存在的匮乏和需要

艺术

- 109 / 聂作平 某人他们平乐（外一题）
129 / 吉布鹰升 以自然抵御生活的雾霾
146 / 王小忠 朵秀记

特稿

- 163 / 阮登叠 夏露 译 从文化生态学角度看越南新诗

光明

- 177 / 汪小说 名门望族
192 / 罗南 永远的《喀秋莎》（外一篇）
197 / 陈昌云 守望（组诗）

文本与绎读

- 203 / 王大块 穿越绿荫的一万声鸟鸣（组诗）
226 / 凌之鹤 我要随时让生活恢复安静

小说



我是风钻手

◎刘炳琪

当我手扶风钻干得正欢的时候，组长张力从后面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指了指外面，顺手接过了钻机。这是老式的7655型钻机，有点重。松开了手，人也轻松不少。

张力对着我的耳朵大声地喊了句什么，我没听清。狭小的坑道里，两部钻机就像两部庞大的噪声制造器，加上钻头撞击石头的声音，谁的嗓子能超过它们的分贝？但我知道张力的意思，外面有人叫我出去。

这是我第二次进入坑道。

第一次是半年前，例行公事般走马观花参观了解。师兄说得好，打坑道这种事，是战士们的事，我们当教员搞技术的，懂得原理就可以了。师兄也是这么走马观花和我一起看的。师兄来单位工作五年了，前四年一次没进过坑道。领导当然希望教员们亲临一线指导，可是，坑道里的潮湿加上蚀水横流，还有这挡不住的噪音，哪个地方待着不比这儿更好？师兄应该是关心我的，师兄不愿意进来，有师兄挡在前面，何



乐不为？

但是，老主任退二线后，新来的主任不这么想，教员不亲自教练怎么能带出好的学员？好的教员应该什么都会，特别是打坑道，仅靠战士充当作业手，永远不可能带出操作一流的学员来。哪一个能干的工程兵不是脚踏实地干出来的？新来的主任姓陈，据说来院校之前当过团参谋长，凡在部队当过参谋长的人，不说管理经验有一套，也算是从能人中冒出来的能人，没几把刷子早就解甲归田了。他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所有年轻教员，不管你是博士还是硕士，都必须下到坑道里来，否则年底打起背包走人。能说会道的师兄没辙了，第一个换上工作服，虽然他同样出工不出力。可我不行啊，我是新人，不好好混，被打压的就将是我。好在我年轻，吃点苦受点累，是睡一场觉就好了的事情，醒了同样充满活力。更重要的是，钻机这样笨重的家伙，经过一段时间操作，我已经应付自如了。

陈主任站在坑道口，穿着笔挺的制服，一脸威严。其实，到这种地方来，跟我们一样换上工作服更好，但他是领导，谁能管得了他？也就是心里冒个泡而已。陈主任见了我，给了一个微笑，让我有些受宠若惊。他在单位很少有笑容，即使有，也从没对过我。我敬了个礼，陈主任没有回，而是说，你看看这边上，要是由你来建幢一个学员队住得下来的教学实习楼，你会怎么建？

简易马路从山洼里蜿蜒进来，绕过一口水塘再上坡，就到了坑道的前坪。前坪里靠山坡的一侧有幢房子，土坯房，是当年选址后由战士们垒砌而成的，一半盖着青瓦，一半覆着稻草，十来年的工夫，风吹雨淋，已呈摇摇欲坠之势。也难怪，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，平常谁来啊？不教学的时候，就交给山前年过半百的光棍胡老头看守，等教学开始，除了几个教员带上战士，在盖瓦的房子里搭几个高低床，在旁边的茅草房做做早晚餐，实习的学员们上百号人都不用进去，靠着山边挖好

的灶坑里埋锅做中饭。到了开饭时间，在前坪围拢来，十个人一圈，蹲着三下五除二把午餐解决，该干吗还干吗去。一天的活干完了，几辆卡车又吼叫着将人拉回单位。从单位到这山沟的路不仅远，还不好走，很耽误时间，万一出了安全事故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所幸没有出过事。老主任在位时多次打报告想建教学实习楼。可惜，报告归报告，上级没拨款，一切都是假的。陈主任这么一说，我认为这事儿快要办成了，不得不对他的尊敬多了几分：有魄力啊！

我陪着主任转了转，就说了自己的想法。其实，后来觉得这是我最愚蠢的地方。师兄刚才也转过，但他说维持现状挺好，一年来不了几次，房子放着是浪费，再说这地方太小，除非有足够的钱，才能炸出大片地来。师兄说这话的时候，不阴不阳，让陈主任觉得他压根就没想在这儿待，他也确实就这想法，所以找了我，单位只有我和师兄是学土建的。陈主任这么做有点出卖我的嫌疑，要是早告诉我，我就不说什么想法了，他等我说了以后才说师兄不负责任，我听着不太舒服。我说，面积虽然不够大，但规划时往里移一移，只需要炸掉坑道出口处凸出的那一块，长度就够了，按功能划分，建两层，楼下可以设两间教员休息兼办公室，套间，还可设七个学员寝室，外加一个洗澡间和一个公共厕所，楼上有一个教室占五间房的长度，五个学员寝室，一个战士寝室，一个宿舍安排住十二人，以现有编制，无论哪个学员队来实习都住得下，而且，最好利用资金，把老房子翻修一下用做食堂，下雨时学员有地方就餐，门前再打个水泥坪，支上篮球架，用于集合和娱乐。陈主任不知道的是，没事时我来回走过好多趟，心里还真有些数，因为我也很希望建幢新房子，老房子太破，总担心夜里一场风雨，会把我们几个埋了进去。陈主任更高兴了，脸上的笑容好久没有退去：“今天你就跟我回去，晚上把这些写出来，简单做个估算，明早一起参加院里的会议。”



这不是只把想法说一说吗？怎么就当真了。我指了指自己的耳朵。

陈主任狐疑地看了看我：“耳鸣是吗？正常现象，三天以后自然消失，以后再进去就没事了。”

我当然应该相信他，他在部队打过几年坑道，但耳鸣难受是真，昨天以前在外面练习了好久打孔都没事，外面声音传得远，吵是吵了点，对听力没影响，今天在坑道里待了不过一个多小时，出来这么久了，耳朵里还风吹电线似的叫个不停，以至于中途休息时，张力几次和我说话都不得不提高音量，到后来干脆懒得吭声。

张力也是从部队调来的，打过坑道，对耳鸣一类见怪不怪，他还说，有了这种锻炼，以后坐飞机都不怕了。他说得不错，后来坐飞机时，无论升起还是降落，别人都说头晕耳鸣，很难受的样子，我从来没有过。

二

第二天的会议在学院小会议室召开。主要讨论特支经费。到会的都是常委，申请经费的单位代表都在门外候着，叫一个单位的名字进去一两个人。我们被安排第一个，有些紧张。

毕竟从学员到当干部才一年多时间，当学员的时候，见到首长只是敬个礼，首长没时间和你啰唆，你表示礼貌或履行公事，就这么简单。平常见得最多的学员队干部，年龄相差不大，相处时间长，兄长似的，没有距离感，所以，进这样的场所，紧张不可避免。进会议室之前，陈主任对我说：“瞧你那熊样，要是到野战部队怎么带兵？都是人，没什么好怕的。”话虽这么说，可这是带兵吗？带兵是从上往下，领导说啥他们听啥干啥，现在可不一样，你说啥，要是说得不好，哪个领导把眼一横，用脚指头都可以想到，那绝不是好玩的。陈主任见没有效果，又说：“养个猪没？”我说在家里帮过母亲的忙。陈主任说：“要是一栏

猪你怕不怕？”“不怕。”“那就好，你就当养猪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不要在乎他们懂不懂。”这是扯淡，我倒是笑了，这能比吗？我从来不敢拿他当猪。

反正写了稿子，我从头念到尾，谁也不看，临末了，有领导问起钱的事，说十五万元太多了。问到点子上，我就不那么怕了。我说十五万元是按建筑标准估算的，如果考虑材料运输的车辆由学院派遣，部分施工人员和器材也由我们自己承担和解决，费用可以降低一些，但是有个事实必须说清楚，因为教学实习楼是建在实习区的，经常面临大药量的爆破作业，防震必须是重点考虑的问题，不说设计成框架结构至少也要多打圈梁和构造柱，此外，既然是新建，最好一步到位，包括对旧房的改造和场地的整理等，配套设施不跟上，同样影响教学质量。

问题问完了，领导们讨论经费也不用我在场，陈主任被留下，让我先出来，回到办公室门口碰到师兄。

师兄没有吭声，进屋去了。我跟着进门，我说我去会议室汇报建房的事。师兄不屑地送来一句：“没事找事，有你累的。”我说主任交给我的，没办法。师兄说：“小子，这儿是院校，一个上过几天军校的培训生来领导我们，他知道什么叫教学？等哪天你累成狗，学术论文没有，科研项目没有，说建了房子，那是你的吗？人家的功劳。你拿什么评职称？”我不好意思说什么，师兄有些偏颇了，毕竟这也是工作，都不干，那还叫什么集体？

师兄开始看书，我一个人静坐了一会儿。我得等主任回来，说好的会完后我还得去坑道，虽然那个时候出发到达坑道都得中午了，但主任定下的事，我必须执行。我很奇怪师兄怎么回来了。

其实，坑道自从开挖以来，一直是战士指导学员在操作，挖多少算多少，挖成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，陈主任到位以后，认为这样下去不行，真正的坑道，除了外形规范，还得从设施上符合标准，首要问题就